

新质生产力的“述”与“论”： 时代意义、实践路径与中国式现代化

张旭¹, 于蒙蒙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课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守正创新。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问题、主攻方向,重视制度保障与内生动力在其中发挥的驱动作用,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即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对于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在综述新质生产力时代意义、实践路径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对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进行反思与洞察,以“述”为主,以“论”为辅,以期为学界更多从原理层面深化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6;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01(2024)04-0001-09

一、引言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阐明了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既

是对当前社会经济实践的总结,又是对已有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明确其关键问题与主攻方向,又要重视制度保障与内生动力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意义: 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基于现阶段实践发展与战略部署提出的新概念,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实践层面

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以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重。张林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4]。石建勋、徐玲从战略意义层面出发,认为加

收稿日期: 2024-03-15

修回日期: 2024-07-02

作者简介: 张旭(1970-),男,山东莱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于蒙蒙(1996-),女,山东潍坊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增强我国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5]。肖峰、赫军营指出新质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全新局面,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量变到质变从而进入更高的新阶段积蓄力量^[6]。赵峰、季雷认为新质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将人的劳动能力解放提升到新的高度^[7]。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还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这是因为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在价值基点、本质要求和目标指向方面具有逻辑上的共契性^[8]。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实践意义的研究开始转向具体领域,包括产业体系、未来产业、对外贸易等。有学者关注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联。郭朝先等指出由于新质生产力具备“新”“质”“力”三个基本特征,可

通过技术赋能效应、组织重塑效应、要素提升效应、补链强链效应和筑基强基效应不断夯实和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如图1所示)^[9]。洪银兴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赋予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导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10]。还有学者关注到新质生产力与未来产业发展。王鹏、靳开颜从科技、产业、市场、人才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与未来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从生产关系、数字经济两个层面勾画了未来产业的发展蓝图^[11]。新质生产力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亦是当前学界关注的方向。袁瀚坤、韩民春在厘清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从颠覆式创新、新型要素、战略性新兴产业三个方面概括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12]。张姣玉、罗莉则从内涵、表征、价值三个维度廓清了新质生产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逻辑理路^[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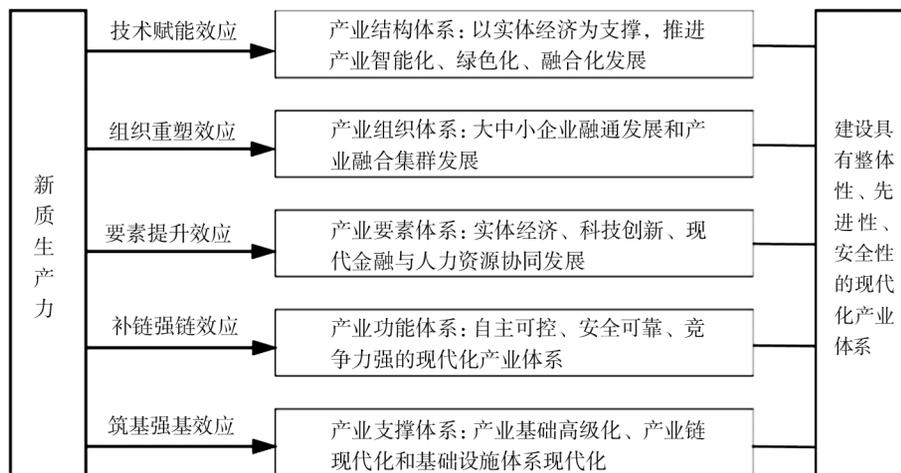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机理^[9]

(二) 理论层面

在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

一是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系列值得探究的课题。如何在“两个大局”中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正视的新课题,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实质上是在深刻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根本命题作出了科学性回答。二是新质生产力

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贡献。胡洪彬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理论,创新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系统理论,推进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理论^[14]。三是新质生产力作为科学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理论基石,是在赓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15]。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新质生产力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

三、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关键问题、主攻方向、制度保障与内生动力

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法论^[3]。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三个要点: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三要发挥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16]需要指出的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17]。

(一) 关键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存在优势条件,也存在一些堵点问题,主要集中于科技发展、产业体系、人才结构、制度保障等方面。

徐政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面临科技投入不足、产业基础有待强化、制度环境不健全和人才支撑不够等问题^[18]。杨丹辉指出当前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基础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基础能力、人才结构与质量以及资源整合能力方面仍有不足^[19]。李政等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技创新、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仍有多项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尚未突破^[20]。翟青、曹守新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制约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难题表现在重大科技创新的核心动能不足、宏观经济治理面临两难困境以及世界格局动荡变革的外部冲击加剧。其中,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困难表现为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跃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从而对市场竞争、劳动就业、劳资关系、收入分配等各领域的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挑战^[21]。

(二) 主攻方向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落脚在科技与产业层面的创新。“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质

生产力、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由此,科技创新成果应及时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17]。

其一,在内部支撑层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全面提升我国科技创新力以及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具有生产体系数字化、产业发展融合化、生产过程绿色化、复杂技术交叉化、多链协同网络化的特征^[22],因此,应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超前部署和培育未来产业,实现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何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①“是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而未来产业就是基于重大前沿科技创新成果,以新兴技术作为驱动力,满足人类未来需求,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的产业,当前我国仍处于前瞻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萌芽期^[23]。刘洋指出当前的重要任务正是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24]。

其二,在外部强化层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优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做好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实施路径的三方协同。

魏崇辉从战略定位、政策协同与具体实施三个维度阐发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在战略层面,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塑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战略性支撑,应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驱动与科技自立自强;在政策层面,要着眼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25]。程恩富等从顶层设计、现代产业体系、产业升级、知识产权四个方面系统阐发在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26]。柳学信等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展开系统论述,指出在微观层面应以转变企业发展范式为主,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中观层面要着力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宏观层面要

着眼于建设全球治理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调整^[27]。

(三) 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7]。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于政府与市场两个大方向。高帆认为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政府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的资源动员优势^[28]。石建勋等指出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新型举国体制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现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追赶甚至弯道超车^[5]。周绍东等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互动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29],即新质生产力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驱动。周文等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互动路径,指出民营经济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将实现其自身的质量变革,从而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生力量^[30]。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充分认识到制度保障的关键作用,完善相关政策配套机制。贺俊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本质,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分析框架和关键命题中,制度供给是逻辑起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经济效率是落脚点,而在技术驱动下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和利用则是中间路径和实现机制,并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间竞争表面上是新技术和新产业的竞争,本质上则是制度竞争”^[31]。赵峰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重要作用,“制度领域是每一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一般思维地图所盘踞的地方。它也是标准、法律、规则、监督机构和负责社会治理的整个结构所构成的网络”^[7]。可见,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对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要义不言自明。关于如何完善相关政策配套机制,王国成、程振锋认为既要完善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培养机制,积极推动教育体制改革,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持;又要加强新质生产力的政

策支持力度,政府需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多个方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强大动能,必须向全面深化改革要答案,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要加快完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制度,四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五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32]。

(四) 内生动力

在明确关键问题、主攻方向与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为多数学者所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数字经济将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不竭动力”。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焦勇等认为数字经济中的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治理皆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促进作用,阐述了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变革、生产方式变革以及价值分配变革等方面,强调应着眼于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潜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来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33]。值得一提的是,源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新质生产力”进入研究视野。这是因为:一是数字技术及其产业化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二是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具有现代化技术基础的新产业;三是大型企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撑^[34]。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焦方义、杜瑄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数字经济对于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正向效应、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的结论。可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数字治理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35]。

一方面,数字经济借助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翟绪权、夏鑫雨论证了以数据要素为根本、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层面具有机制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并从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国家宏观三个层面阐述了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指出在

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6]。数据要素主要通过催生新质劳动资料、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和培育新质劳动力赋能新质生产力。王世泰、曹劲松认为数字经济凭借对数据要素的依赖和网络虚拟化共享的特征促使边际效益呈指数级增长,从而为后续发展制定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动力^[37]。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周文、叶蕾认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正经历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转变^[38],数字产业的集聚可发挥合作效应与内部竞争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实体支撑。吴文生等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案例研究系统阐发了数字经济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就业结构的优化提高长三角地区生产力水平,且这一过程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应加快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及创新相关体制机制,不断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活力^[39]。郭雪飞、郑跃朋以成渝西部科学城建设为例,阐释了科技创新对于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赋能机理,提出成渝西部科学城应基于已有的科技创新优势,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形成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培育国家级综合性科学中心^[40]。

以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现已成为学界共识,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堵点、难点。陈秀英等分析了在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瓶颈难题:一是数字经济体制有待创新;二是科技管理制度滞后;三是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短板;四是数字服务与实际需求脱节;五是数字领域规则标准与国际标准联系不紧密。而克服上述难点的关键在于坚持“政产学研用”,强化“软硬协同”驱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41]。张夏恒、刘彩霞从数据要素视角出发,指出当前数据要素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限制性因素有市场化缓慢、有效供给不足、科技创新不足、规范化偏弱、数字劳动力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应当通过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数据规范规则构建、加快数据高质量人才培养等路径以充分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效应,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42]。

四、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一)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张林等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积蓄发展新动能,从而实现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新质生产力则是这项系统性工程的‘经络’,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方面”^[4]。蒲清平等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应当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43]。张乐则从探究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出发,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能^[44]。余东华、马路萌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含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畴,强调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45]。周文、何雨晴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三个层面论证了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46]。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

新质生产力何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任保平、王子月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其以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发展动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47]。在此基础上,任保平进一步明确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和战略任务,他指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新动能和供给体系,而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则是经济结构升级、发展动力转换、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实现新型工业化四个方面^[48]。孙绍勇指出“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内涵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划分经济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标识,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更是实现国家经济攀升的关键力量。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便是当代生产力现代化变革的集中反映,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和动力^[49]。周文、李吉良指出,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从理论上来看,生

产力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现代化的普遍过程就是实现生产力从量到质的变化,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质变。从历史上来看,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跨越式发展的过程历经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四个阶段,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从实践上来看,生产力跃迁是现代大国竞争的现实需要,亦是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冲击的必要举措^[50]。蔡万焕、张晓芬基于产业革命的视角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物质技术基础,这势必要求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51]。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理论探究与实证分析

学界目前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论述相对较多,并以推动乡村振兴为落脚点,多引用东北乡村振兴案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7]。

郑建从顶层设计、“数商兴农”、成果转化、创新主体、智慧农业五个方面提出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农业现代化的举措^[52]。侯冠宇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稳定供应链提供了战略性指导,提出传统农业将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通过数字化创新、生态农业实践、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建设等路径提升东北农业的经济效益与品牌价值^[53]。陈健、王丹从高创新性、高素质性、高质量性和高持续性四个方面阐述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涵特征,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四个现实问题,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技术力量薄弱、农村传统产业面临转型难题以及乡村新型人才缺口较大^[54]。高帆则从产业维度视角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再审视,提出“农业内部存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认为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内的非农部门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55]。有学者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农业新质生产力”。高原、马九杰认为新质生产力并非只是简单地限定于特定的高新技术,而是可以扩展到任何有效运用新技术形成新的物质生产过程及生产过程的创新性社会结合^[56]。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不仅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朱迪、叶林祥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和农业劳动资料三个维度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研究表明,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粮食主销区的发展水平较高^[57]。

五、结语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方能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从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阔步前进,其中“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7],应着力推进发展方式的创新,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可见,绿色发展代表了创新驱动的方向^[58]。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在谈及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时,提及“新动能”与“新动力”两个关键词,实际上二者并无实质区别,亦可归结为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引擎,既赋能高质量发展,也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且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仍需进一步探究的是,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值得肯定的是,学界就如何赋能已给出了大致研究框架,但关于赋能的起点、关键与重点尚未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应以科学技术为重,有的则认为应以劳动者作为关键,还有的学者侧重于生产的组织方式。应当明确,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因而,目前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应侧重于对生产过程的学理阐释。可见,新质生产力研究既是热点,亦是难点。特别是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2]。这为总结概括新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基础,应继续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理论研究,这既有利于总结概括新的生产力理论,又有利于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深化理论研究应着眼于深化对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对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的研究以及对新型生产方式的研究^[59]。

综述至此,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方兴未艾,就目前研究领域来看,不仅关涉经济学领域,还涉及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不仅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还关系到财政、金融、会计等其他学科。或许,在新质生产力研究热烈之时,应当为其“正名”——新质生产力属于哪一学科领域的范畴。刘伟强调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学理论上重要创新和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强调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力是其核心范畴^[60]。我们认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应当避免“一哄而上”,新质生产力并不等同于高质量发展,同样,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但并不等同于新发展理念本身,理应避免“唯生产力论”,理性思考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重要条件。

质言之,应当避免长期以来对发展生产力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重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方向,深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原理,科学回应新质生产力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一步而言,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体现在现实生产力的内部,而非外部对立的单独个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生产力发展内部,而且存在于生产关系内部”,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决定着生产力的潜力发挥,而生产力内部矛盾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结果^[61]。毋庸讳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抽象的生产力与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说,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有与劳动者的活动相结合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现实生产力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关系能否使生产力要素按照其应有的物质技术性质结合起来,从而是否有助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二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如何使现实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仍待考究的问题是:当前的生产关系是否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原理的深入理解,如何使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何况,“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2],为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更为全面、科学、系统地阐释“新质生产力”,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们不能局限于现象层面,而应着眼于从原理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范围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九大领域。

参考文献:

-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
-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1.
- [3]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人民日报,2024-03-05.
- [4]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5]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4(1):3-12.
- [6]肖峰,赫军营.新质生产力: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向度[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37-44.
- [7]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学习与探索,2024(1):92-101+175.
- [8]燕连福,牛刚刚.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2):82-90.
- [9]郭朝先,陈小艳,彭莉.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J/OL].(2024-03-29)[2024-07-02].

-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329.C.20240328.1146.002.html>.
- [10] 洪银兴. 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7-9.
- [11] 王鹏, 靳开颜.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未来产业发展: 内涵特征与发展思路[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3): 1-6.
- [12] 袁瀚坤, 韩民春. 新质生产力赋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国际贸易, 2024(3): 15-21.
- [13] 张皎玉, 罗莉. 新质生产力赋能内外贸一体化: 逻辑理路与纾解方略[J]. 国际贸易, 2024(3): 22-29+41.
- [14] 胡洪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经济学家, 2023(12): 16-25.
- [15] 蒲清平, 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11.
- [16] 总书记有力指导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EB/OL]. (2024-03-06)[2024-07-02]. <http://www.news.cn/2024-03/06/c1130085951.htm>.
- [17]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4-7.
- [18]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2-22.
- [19] 杨丹辉. 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向[J]. 人民论坛, 2023(21): 31-33.
- [20] 李政, 廖晓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6): 146-159.
- [21] 翟青, 曹守新.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2): 15-23.
- [22] 庞瑞芝.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形态及培育[J]. 人民论坛, 2023(21): 18-21.
- [23] 王宇. 以新促质: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有效培育[J]. 人民论坛, 2024(2): 32-35.
- [24] 刘洋. 深刻理解和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J]. 红旗文稿, 2023(24): 20-22.
- [25]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 2023(6): 25-38.
- [26] 程恩富, 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2): 14-23.
- [27] 柳学信, 曹成梓, 孔晓旭.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45-155.
- [28]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6): 127-145.
- [29] 周绍东, 胡华杰. 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 26-35.
- [30] 周文, 李雪艳.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2): 1-10.
- [31] 贺俊. 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本质与核心命题[J]. 人民论坛, 2024(6): 11-13.
- [32] 王国成, 程振锋. 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态转换[J]. 当代经济科学, 2024(3): 71-79.
- [33] 焦勇, 齐梅霞.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4(3): 17-30.
- [34] 任保平. 以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全方位推进新型工业化[J]. 人文杂志, 2024(3): 1-7.
- [35] 焦方义, 杜瑄.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J]. 工业技术经济, 2024(3): 3-13+161.
- [36] 翟绪权, 夏鑫雨. 数字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构成与实践路径[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44-55+168-169.
- [37] 王世泰, 曹劲松. 新质生产力的缘起、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3): 10-22.
- [38] 周文, 叶蕾.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2): 17-28.
- [39] 吴文生, 荣义, 吴华清.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J]. 金融与经济, 2024(4): 15-27.
- [40] 郭雪飞, 郑跃朋.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兼析成渝西部科学城建设的实践探索[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12): 38-41+92.
- [41] 陈秀英, 刘胜, 沈鸿.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新质生产力[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2): 41-45.
- [42] 张夏恒, 刘彩霞. 数据要素推进新质生产力实现的内在机制与路径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 2024(3): 171-184.
- [43] 蒲清平, 向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77-85.
- [44] 张乐. 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J]. 人民论坛, 2023(21): 11-14.
- [45] 余东华, 马路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 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 90-102.
- [46] 周文, 何雨晴. 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4): 3-15.
- [47] 任保平, 王子月. 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

- 略重点、任务与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1):3-11.
- [48]任保平.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与任务[J]. 经济问题, 2024(5):1-6.
- [49]孙绍勇. 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1):22-30.
- [50]周文,李吉良.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2):114-124.
- [51]蔡万焕,张晓芬.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产业革命视角的分析[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2):29-38.
- [52]郑建.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11):31-35.
- [53]侯冠宇,张震宇,董劭伟. 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1):69-76.
- [54]陈健,王丹.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2):99-107.
- [55]高帆. 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4):58-67.
- [56]高原,马九杰. 农业新质生产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4):81-94.
- [57]朱迪,叶林祥.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J]. 统计与决策, 2024(9):24-30.
- [58]罗铭杰.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论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2):11-19.
- [59]张雷声. 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N]. 人民日报, 2024-03-04.
- [60]刘伟. 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 经济研究, 2024(3):4-11.
- [61]张俊山,张小瑛.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及其矛盾的再认识[J]. 教学与研究, 2015(12):44-49.

责任编辑:艾 岚

The "Description" and "Discours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Practical Path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ang Xu¹, Yu Mengmeng²

(1.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adapt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current stage, which is not only a rich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the persistence and innovation for the though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key issues and main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ay attention to the driving role played by system guarantee and endogenous power, and grasp the intrinsic correl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Chinese modernisation, that i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new kinetic energ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endogenous power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overview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ra, practical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article reflects on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academic world, focusing mainly on the "descrip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discours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ademic circle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rinciple level.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